

舌燦蓮花

院藏佛教文物漫談

張文玲

「舌燦蓮花」或作「舌燦蓮花」，出自南北朝高僧佛圖澄以神通方便度化後趙國主石勒的故事。如今，「舌燦蓮花」被用來形容一個人口才良好，能言善道，也引申為能將佛理闡明清晰，讓聽者法喜充滿。筆者曾擔任本院「一〇五年導遊研習」佛教文物課程講師，有鑑於學員於課後紛紛表示希望能獲得課程相關資料，以此因緣，撰寫本文，從導覽的角度，簡介佛教藝術的基本認知及院藏佛教文物特色，以為導覽故宮文物時參考之用，期盼舌燦蓮花般的導覽之音於陳列室中處處可聞。



故宮佛教文物的來源及特色

故宮佛教文物的來源主要有三：清宮

舊藏、購藏與捐贈。

一、清宮舊藏

院藏佛教文物包括佛經、佛像與法器。

在近五百部，兩千餘冊佛典中，享負盛名者首推清康熙八年內府泥金藏文寫本《龍藏經》，此為約五十四歲的太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俗稱大玉兒）命年僅十四歲的

皇孫康熙所修造的藏文《甘珠爾》佛典。

除此之外，院藏漢文佛典也多具精巧的裝潢、版刻、及附圖。其技法計有泥金寫本、線繡本與緯絲本，例如：明瓷青紙本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附



圖1 《佛說阿彌陀經》附靈山法會（屏畫） 黑線絨絲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旋白螺》（圖三），此件文物與臺灣歷史有密切關聯。其所附描漆皮盒，盒蓋內墨書漢、蒙、滿、藏四體書，從盒內題記看來，此法螺曾於乾隆五十二年賜福康安來臺平定林爽文，以保佑其渡海平安。五十三年

（一七八八）七月凱旋後繳回供奉。在介紹清宮舊藏的藏傳法器甚至《龍藏經》時，值得思考的是，這些珍貴文物是在怎麼樣的歷史時空背景下產生的？對此，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在平定入侵西



圖3 清 乾隆 朝右旋白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順治 西藏金嵌松石珊瑚壇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藏的廓爾喀軍後不久，八十二歲的乾隆帝寫了一篇《喇嘛說》，並令勒石立碑於他出生之處的雍和宮前院「御碑亭」內。文中明確顯示清宮對藏傳佛教的一貫態度：「蓋

普門品變相（扉畫）、線繡心經袖珍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每半葉框長十三·三，寬七公分）、黑線絨絲本《佛說阿彌陀經》附靈山法會（屏畫）圖一幅。此部《佛說阿彌陀經》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屏畫及整部佛典經文（圖一）都是用絲線織出來的，這是院藏唯一一部繡絲本佛典。除了莊嚴華麗的泥金、泥銀、線繡與繡絲本外，本院尚典藏珍貴的名家寫本，如：宋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張即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寫本，以及明董其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而佛經的書寫文字，除了漢文外，尚有滿文、藏文、以及西夏文等，而近年又新增了盧忠雄先生所捐贈緬甸文貝葉經。

清宮舊藏文物中，不乏具獨一無二歷史意義的文物，例如：清宮法器中，清順治九年達賴五世親見順治皇帝時，攜來供於西黃寺的西藏《金嵌松石珊瑚壇城》。（圖二）所謂壇城，即曼陀羅（Mandala），此

件壇城象徵佛教的一個「小世界」，頂面黃金代表鹹海水，最中央的是世界中心「須彌（Sumeru）山」，山外七圈松綠石和最外層的珊瑚代表其他八座山。而大海中不同形狀的松綠石分別代表南瞻布洲等四大洲和八小洲。另外一例為原存養心殿的《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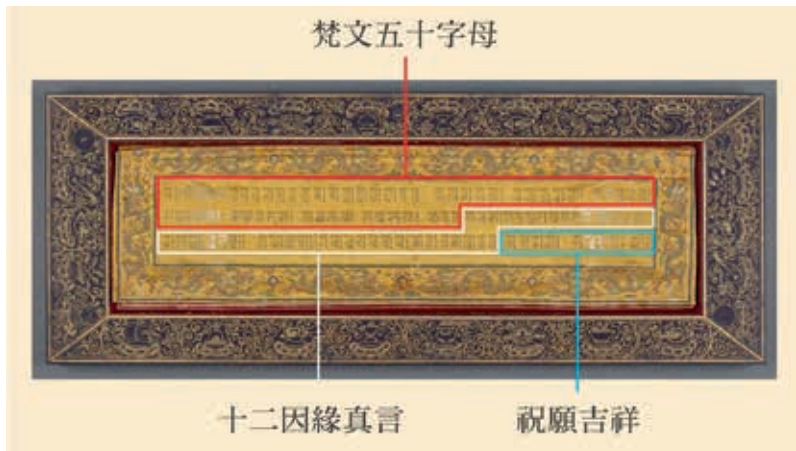


圖5 藏文《龍藏經》內上護經板內黃色經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佛品(十二)，其白話翻譯如下：「不做一切惡，奉行一切善，清淨自己的心意，這是佛陀的教誨。」《法句經》相傳是佛陀在世時，隨機說教，對出家及在家弟子們宣說的法語，佛滅後，弟子由佛說中錄出此偈頌集。因此，《法句經》應該是接近佛陀本懷的。



圖4 金銅佛收藏家彭楷棟先生 作者提供

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詬敬番僧也。」又「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引文中的「二人」指的便是達賴與班禪。

總之，由於能工巧匠不計成本的製作，歷代皇室舊藏中，不乏莊嚴精巧之作，因而院藏佛教文物的特色，可說是充分體現了皇家氣派典雅的品味，以及精巧細緻，獨一無二的特質。

二、故宮金銅佛造像由來

故宮近二十年來新增典藏的四百餘件金銅佛像，其來源主要來自旅日華僑金銅佛收藏家彭楷棟先生的收藏。其生平及對

故宮的貢獻簡述如下：西元一九一二年彭先生出生於臺灣省新竹市，四十歲左右，決意購藏佛像，從此開始了他近半個世紀，於世界各地收購佛教造像的生涯。一九八一年日本經濟新聞報導先生在日本所得稅繳交之億萬富翁中，排名第十三。他與本院的接觸，肇始於一九八七年於本院舉行的「金銅佛像特展」，展出兩百多件金銅佛像。

一九九六出售金銅佛像三十二件予本院，其中即包括著名的北魏太和元年（釋迦牟尼佛坐像）。二〇〇四年（九十二歲）捐贈本院三五九組件文物；本院為此舉辦了「法象威儀——彭楷棟先生捐贈文物特展」。二〇〇六年九月捐贈西魏大統十四年（五四九）（石造坐佛四面龕像）一件（請詳拙著：《慈悲善捨——感念金銅佛收藏家彭楷棟先生》，《故宮文物月刊》第二八七期，二〇〇七），豐富了本院佛教收藏中頗為缺乏的早期石雕造像。圖四為彭先生二〇〇六年九月最後一次到訪本院，離臺前與筆者合影於桃園機場。（圖四）二〇〇六年（九十四歲）十一月廿四日，先生仙逝，遺命將銅鑲金造像四十八件贈予本院。本院現藏金銅佛造像包括了印度、巴基斯坦、克什米爾、斯里蘭卡、東南亞、尼泊爾、西藏、中國、韓國、日本等地之佛像，幾乎

而對佛法根本義理又該如何理解介紹呢？在此擬以院藏藏文《龍藏經》，每一函內上護經板內，黃色與紅色經簾上分別所書之梵、藏文「十二因緣真言」。（又名「緣起偈」、「法身偈」、「法身緣起偈」）（圖五）說明之。此偈為大、小乘所共持，內容講述佛陀所領悟的緣起性空宇宙真理，可視為佛法的義理總綱。以下為黃色經簾上以蘭札體所書梵文「十二因緣真言」的羅馬字母轉寫：

ye dharma hetu prabhva, hetun tesan
rahagato hy avadati, tesan cayo nirodha,
evan vadi mahasramanah

漢譯為：「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說」。亦即《佛本行集經》卷四十八中，馬勝比丘對舍利弗說頌曰：「仁者！我師說是法句：『諸法從因生，諸法從因滅，如是滅與生，沙門說如是。』」筆者詮釋其意如下：所有一切法（一切事物）的生成有其因與緣，當因緣具足時，事物便形成，然而這些和合萬事萬物的因與緣，終有其熄滅瓦解之時，當先前存在的因和緣終了時，事物本身也將消失，這就是大沙門，佛陀所說的法。

在佛陀眾多隨機應化的說法教導中，

涵蓋了所有南、北傳佛教地區，而在時代上，則跨越了自西元三世紀至二十世紀整整一千六百多年之久。

佛教藝術的基本認知

佛教藝術有別於其他類別的藝術文物之處，在於佛教藝術並非純粹為藝術而藝術，其創作目的與信仰以及佛法的宣揚息息相關，因此導覽解說時，便不應只描述其造型美感與時代風格，更重要的應該是對相對應的佛教義理有正確合理的解釋。以下略說幾則佛教藝術基本認知：

一、什麼是佛教？

佛教經卷，浩瀚繁複，導覽時該如何簡單扼要介紹佛教呢？

我想《增一阿含經》卷一序曲中所述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應該最能明確介紹佛教的根本思想了。《增一阿含經》卷一中提及當迦葉問阿難：甚麼樣的偈頌能闡發出三十七道品及諸法呢？當時阿難尊者便告以此「七佛通偈」。此句亦見於南傳《法句經》第一八三偈（漢譯《法句經》卷二，〈述

筆者以為，「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很務實而生活化的。人需要正確的知見、思考、觀念（即正見、正思惟、正念），才能有正當的言語與行為（即正語、正業），以正當的努力，從事正當的職業（即正精進、正命），才得安身立命。最後的「正定」意指有正確的禪定（正定）功夫，如此才能由定生慧，智慧的增長對快樂的人生是有莫大助益的。

佛陀以此教導弟子正確的生活方式與修行方法，鼓勵每個人靠自己的努力求得解脫，就如同孔子以仁義禮智等儒家思想教導弟子為入之道一樣。

二、什麼是「佛」？

佛（Buddha）覺者，「Buddha」此梵文字，源自「budh」，有醒來，覺知、理解之意，「Buddha」為「Budh」的完成式，意指已覺醒，已開悟之覺者。依據梵文字典（Monier-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1987, Delhi, p.733）中對「Buddha」一詞的解釋，節譯如下：「佛陀是一位智者，博學多聞之士，是一位已經得到真理的完美知見而完全開悟者，因此之故，他已超脫輪



圖8 《宋時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中之〈南無釋迦牟尼佛會〉段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興起，同時也發展出佛像的製作。佛像一旦出現後，立即受到廣泛的認同與製造。最早雕製佛像之處為犍陀羅（Gandhāra）和秣菟羅（Mathurā），孰先孰後，尚無定論。重點是：此時所發展出來的圖像，對中國佛教造像有著長遠的影響。其中最常見的應為佛像的「三十二相」，所謂的「相」（梵文：lakṣaṇa），即「特徵」之意，「三十二相」乃指佛身上所顯現的三十二種特徵，其中在造像上顯而易見者為頂上之肉髻與眉間白毫。肉髻即《大毘婆沙論》卷一七七所述三十二相中的「烏瑟膩沙相」（梵文：uśnīṣa），而白毫即如《中阿含經》卷十一所述「眉間生毛潔白右」（梵文：urna）。此二特徵見於陳列室中院藏明末清初〈金銅坐佛〉中的坐佛（圖六），由於此三尊造像無題記，故很難明確斷定為哪尊佛和菩薩。

佛像常見的手印有無畏印、予願印、禪定印、說法印、觸地印（亦名降魔觸地印），其中的無畏印，已見於西元一世紀早期秣菟羅的造像，而本院所藏北魏太和元年〈銅鑿金釋迦牟尼佛坐像〉即施無畏印。

（圖七）「無畏印」（Abhaya mudra）該如何解釋？梵文 Abhaya 之意，即「無懼」，



圖6 明末清初 金銅坐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作者攝



圖7 北魏太和元年 銅鑿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迴。他在入涅槃（Nirvāṇa）之前，顯示了獲得涅槃之法。」之所以要頂禮佛，便在於佛陀以其慈悲與智慧，將自己所悟，能解脫煩惱痛苦的智慧，說法傳授給世人。

三、何謂「菩薩」？

菩薩一詞為梵文 bodhisattva 之音譯（「菩」取 bodhi 之 bo，「薩」取 satva 之 sa），bodhi 與字根 budh（覺醒）有關，

其意為完美的知識、智慧（註一）、覺悟（註二），satva 與 sat / as（存在）有關，其意除了傳統翻譯為眾生之外，還有存在、本質、個性、力量、堅毅的秉性、活力、勇氣、生命；等意涵。（註三）由於 bodhisattva 之 satva 有多種意涵，因此菩薩一詞的意涵便有多種解讀。巴利文 Bodhisatta，意指追求覺悟的人（註四），而梵文 bodhisattva，意為擁有完美知性本質的眾生，或趣向追求完美知識、智慧的人。（註五）菩薩一詞最常見的漢譯為「覺有情」、「上求菩提、下化眾生」。藏文的菩薩（byang chub sems dpal）之意為具有勇猛追求菩提心意的人，其中之 dpal 有勇敢、勇氣、勇士、英雄之意。（註六）這與吠陀語文之 satvan（強壯之人、戰士、勇士），以及梵文之 satva（力量、堅毅的秉性／心力、活力、勇氣）的意涵有雷同之處。總之，菩薩是指發菩提心，能精勤勇猛求一切智，並行利樂眾生的菩薩行的眾生。早期佛教所言之菩薩，指的大多是開悟之前的悉達多太子。

四、佛、菩薩造像

西元一世紀前後，對佛教來說是具劃時代意義的一個時期，因為正當此時大乘



圖10 印度 桑奇 (Sanchi) 1號佛塔 作者攝於1998年春



圖11 犍陀羅金銅佛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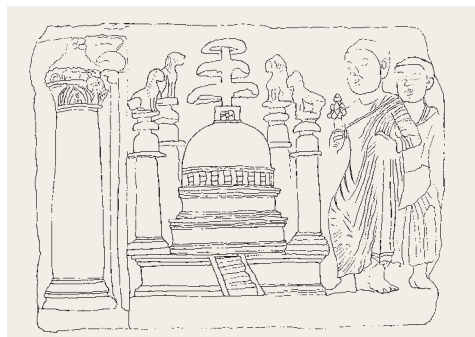


圖12 Butkara浮雕線繪圖 張文玲繪

功德如是。佛得道時，神力如是。轉法輪時，度人如是。臨滅度時，遺法如是。各詣其處，遊行禮敬諸塔寺已。」由上述兩段《長阿含經》的經文可知，古代印度佛塔所在之處應位於交通要道上，讓行人從四面八方皆可見到佛塔。而建塔的作用是：「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以及「遊行禮敬諸塔寺」，如此便可得「生獲福利，死得上天。」之果報。因此，早期佛塔的作用是為了讓人對佛陀念念不忘，佛塔象徵佛陀，而使僧團在佛陀入滅後仍能保有三寶（佛、法、僧）俱全。

最早將佛塔擴大以顯示其重要性的是

阿育王，據說他將佛陀入滅後，八王分得舍利所建佛塔的其中七個打開，取出裡面的舍利，在國內分建了八萬四千個佛塔供養，佛塔的崇拜從此遍佈全印度。兩千多年來，佛塔在各地的造型也有著明顯的差異，這可從印度現存最早的石造建築桑奇 (Sanchi) 一號佛塔 (圖十) 的覆鉢式造形，到院藏明崇禎四年佛塔的典型中國式建築造型，之間的差異看出。彭楷棟先生捐贈中有一件難能可貴的〈犍陀羅金銅佛塔〉 (圖十一)，其造型與現存巴沙瓦大學博物館 (Peshawar University Museum) 出土於 Butkara，西元二世紀浮雕上佛塔相似。(圖十二)

舉例介紹院藏佛教文物

一、唐天祐二年 (九〇五) 〈寶英印塔〉

此方形塔身，每一面皆以鏤空浮雕裝飾一個本生故事，共計四個本生故事，其中可明確辨識者為：尸毘王本生 (Sibi-jataka) 與月光王本生 (Candraprabha-jataka)。(圖十三) 何謂「本生」呢？「本生」，梵文 jataka，意指佛陀過去世之事蹟，內容為釋迦牟尼在成佛前，累世行菩薩道的故事。部派佛教時代，大眾部將佛所說教法的類型，分出九大類，稱「九分教」，「本生」即屬「九分教」之一，可見其在



圖9 明 金銅觀音菩薩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作者攝

「不要害怕」。佛施無畏印的圖像，應可解釋為：以佛所說的法與護佑可去除眾生心中之憂懼，令得無畏。另一種詮釋或為：當佛施無畏印時，表示他要眾生對他心無畏懼，靠近他，聽其為之隨機應化宣說法義。

歷代的菩薩造像，常見頭戴寶冠，身披瓔珞珠寶飾物的造型，例如：院藏《宋時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中，標為「南無釋迦牟尼佛會」上的多尊菩薩 (圖八)：坐騎為獅子的文殊菩薩、坐騎為大象的普賢菩薩，隨侍釋迦佛兩側的菩薩，很可能為觀音及大勢至。此段繪畫內容，筆者以為很可能與《華嚴經》有關，因為上述四位菩薩皆出現於《華嚴經》〈入法界品〉的經文中，而文殊菩薩旁的童子是否就是五十三參的善財童子呢？(請參考：〈善財求

法五十三參〉，《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九期，二〇一八)「慈悲與智慧」展中的明代〈金銅觀音菩薩坐像〉 (圖九) 手施禪定印；頭披觀音巾，頂上有化佛；雙耳配戴圓形大耳飾；胸前飾以明代典型整齊貼於胸前的瓔珞。一般而言，菩薩像的裝飾比佛像要華麗許多，這不禁令人困惑：何以已發菩提心，勤求一切智，慈悲救渡眾生的菩薩需要瓔珞珠寶穿戴一身？當時為什麼以這樣的形象來塑造菩薩像呢？筆者以為，有關華嚴菩薩裝束的探討，應考量西元前後，從中亞或歐亞草原入主西北印度的草原民族對佛教信奉支持的歷史時空背景，亦即與西元一世紀前後，處於中國與羅馬、印度之間，地處多元文化交流，又掌控絲路商業利益的貴霜王朝不無關係。《大唐西域記》提到了許多與犍陀羅國迦膩色迦王有關的傳說，這都證明中亞佛教的興盛與這位國王的護持息息相關。這種首飾珠寶穿戴一身的造型風格，應可溯源自深受草原服飾審美觀影響的貴霜犍陀羅菩薩造像。簡言之，早期佛教的菩薩，指的應是成佛前的悉達多太子，也就是，西元一世紀前後，在創造最早的菩薩像時，是否受到了捐資造像的貴霜貴族供養人審美觀的影響，

而以草原貴族 (王子) 的品味風格來塑造從未有過的菩薩造像呢？(請詳拙著：《黃金草原》第八單元〈草原文化對中亞、印度的影響〉)

五、佛塔的由來與作用

佛塔又名窣堵波 (譯自梵文「stupa」)，此字源自字根 stū (土)，其意為「堆積」，故 stupa 乃土墩，塚之意，亦即埋葬火化後之遺骨的土堆。將遺體埋入土堆之下這原是世界上最普遍地都有有的行為，然而佛教徒基於對佛陀的思念與崇敬，他們把這種行為當作神聖的大事來處理，把原先簡單的土堆發展成宏大莊嚴的建築體，而成為早期佛教信仰的主要象徵。根據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四記載：當阿難再三詢問佛陀：「佛滅度後，葬法云何？」，佛告阿難：「阿難！汝欲葬我，先以香湯洗浴，用新劫貝周遍纏身，以五百張疊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櫛中，旃檀香檛次重於外，積眾名香，厚衣其上而闍維之。訖收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生獲福利，死得上天。」又《長阿含經》卷四中佛告阿難：「阿難！我般泥洹後，族姓男女念佛生時，



圖15 明人 畫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王表示：他只吃新殺熱肉，鴿子為其獵物，食之天經地義，這是牠們鷹類的「法」(Dharma)，沒有吃鴿肉，牠將餓死。當你(尸毘王)的「法」與他人之「法」接觸時(亦即尸毘王為了執行自己遵循的「王法」，而罔顧老鷹求生存之「法」)，那你的法便不是究竟之法。(註七)

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流通與演變

《妙法蓮華經》流通的廣遠，也反映在院藏佛經與繪畫上，例如：明人〈畫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像〉軸，便以《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經文字句，連續書寫，作為送子觀音的人物衣摺線條。(圖十五)而院藏多部《妙法蓮華經》佛

經，除具有精美的經衣外，也常附精美插圖，例如：明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附普門品變相(扉畫)。(圖十六)類似的觀音救眾苦的圖繪也見於《宋時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普門品觀世音菩薩」段落中。(圖十七)這些普門品的構圖發展可溯源自印度多處石

佛教初傳之際的重要性。早在佛教教義仍以口誦方式流傳，尚未被刻寫下來之際，幾則屬於西元前二、三世紀所流傳的佛本生故事，便已被刻成浮雕，裝飾在印度巴爾戶(Bharhut)和桑奇(Sanchi)佛塔的石欄上了，例如印度桑奇(Sanchi)一號佛塔北門石雕楣樑最下一層所刻須大拏太子本生浮雕。(圖十四)由此可見，最遲在西元前二世紀後半葉，許多本生故事在印度已廣為流傳，且被視為神聖而重要的，因此被用來裝飾圍繞佛骨舍利或象徵佛陀的佛塔四周。

在此介紹院藏〈寶英印塔〉四面分別所示四個本生中的尸毘王賀鴿本生(Sibi-



圖13 唐 天祐2年(905) 寶英印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印度 桑奇(Sanchi)1號佛塔北門石雕楣樑最下一層：須大拏太子本生浮雕 作者攝於1998年春

kapota-lataka)，故事大意为：尸毘王愛護一切眾生，天帝釋欲考驗其真誠，自化為一鷹，追捕由他的大臣所化現的一隻鴿子，鴿子求救於尸毘王，行菩薩道的尸毘王為了滿老鷹之願，又不傷及其他眾生，故自割身肉餵食老鷹，以救鴿命。以下為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第一所述故事核心：「鷹曰：『若王慈惠必濟眾生者，割王肌肉令與鴿等，吾欣而受之。』王曰：『大善！』即自割髀肉秤之令與鴿重等；鴿踰自重，自割如斯，身肉都盡未與重等，身瘡之痛其為無量。王以慈忍心願鴿活，又命近臣曰：『爾疾殺我，秤髓令與鴿重等。』」院藏唐天祐二年〈寶英印塔〉上的尸毘王賀鴿

本生的構圖與此塔其他三面上的本生接近，都是本生故事的主角，菩薩居於正中，辨識此一本生為尸毘王本生的關鍵點在於：王右側立手持一秤之人，這代表經文中的「自割髀肉秤之令與鴿重」。

值得一提的是：尸毘王賀鴿的故事，是一個流傳久遠的故事，原先可能未必與佛教有關。從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摩訶婆羅多」中可知，這個古老的故事其原先的中心思想是在強調王者之法在於公平正義保護一切子民。理想之國君應具備的德性是：公平、正義與英勇。老鷹與尸毘王的辯論，雖不見於漢譯經典，但尚存於梵典中，精闢之處，摘要如下：老鷹對尸毘

值得一提的是：尸毘王賀鴿的故事，是一個流傳久遠的故事，原先可能未必與佛教有關。從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摩訶婆羅多」中可知，這個古老的故事其原先的中心思想是在強調王者之法在於公平正義保護一切子民。理想之國君應具備的德性是：公平、正義與英勇。老鷹與尸毘王的辯論，雖不見於漢譯經典，但尚存於梵典中，精闢之處，摘要如下：老鷹對尸毘



圖18 西元7世紀 印度 Aurangabad石窟 第7窟
「觀音救八難」浮雕 作者攝於1998年春



圖19 西元7世紀 印度 Aurangabad石窟 第7窟
「除象難觀世音」浮雕 作者攝於1998年春

註釋

1. Monier-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1987, p.734.
2.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Delhi, 1993, p.402.
3. Monier-Williams, 1987, p.1135.
4. T.W.Rhys Davids, William Sted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2007, p.491.
5. Monier-Williams, 1987, p.734.
6. 張怡孫主編，《藏漢大辭典》，北京，1999，頁1624-1625。
7. 相關之梵典請參考：Meisig, Marion, König 'Sibi und die Taube, Wandlung und Wanderung eines Erzählstoffes von Indien nach China, Wiesbaden, 1995
8. 請參考：De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Calcutta, 1980, p.181.

窟的「觀音救八難」浮雕造像，例如：位於印度西部的 Kanheri 石窟；位於印度中部的 Ajanta 第四及二十六窟，以及開鑿於約六至七世紀 Aurangabad 石窟第七窟的「觀音救八難」。(圖十八)八難的種類與內容，不同地區與時代皆不盡相同，例如有些地區的八難中包括「王難」，有些則無。Aurangabad 石窟第七窟所呈現的「觀音救八難」內容為：火難、劫賊難、囚獄難、船難、獅難、蛇難、象難、羅刹難。(註八)若比對明泥金寫本與梵像卷中的〈普門品〉

以及 Aurangabad 石窟第七窟的「觀音救八難」，將發現梵像卷與 Aurangabad 第七窟的構圖與內容較為接近，梵像卷「普門品觀世音菩薩」現存題標有：「除怨報觀世音」、「除水難觀世音」、「除象難觀世音」、「除蛇難觀世音」、「除火難觀世音」、「除獸難觀世音」，其他兩個題標只見邊框，而不見其中的文字，可能是此畫在重裱改裝時裁切掉了。有趣的是，兩者之間都有「除象難觀世音」，而且都置於整體構圖的右下方。(圖十七、十九)反觀在明泥

金寫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附普門品變相不見「除象難觀世音」的標題，而為「疾走無邊方」(取自：經文中的「若惡獸圍繞，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圖十六)，而整個普門品變相的內容比起印度現存的「觀音救八難」浮雕，雖不同於印度將眾生所遭遇的災難明確分為八種，但是內容與八難其實相去不遠，只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圖16 明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附普門品變相(屏畫) 泥金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宋時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中之〈普門品觀世音菩薩〉段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